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记录显示,美国历史上最暖的10年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因此认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心实属是杞人忧天——



## 全球气候真的在变暖吗?

吕吉尔 / 编译

美国历史上最热的年份真的就像大多数报道所认为的在1998年吗?还是应该回溯到“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说法给人们带来恐慌之前的1934年?对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据稍作修正后就会发现,美国记录到的最热年份确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时期。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全球气候变暖是由燃煤发电厂和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所造成的一种近期现象,还是这一关注只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一派胡言呢?

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说:不。对数据的矫正无足轻重,总的趋势是全球朝着更加温暖的方向发展,但那些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及那些持保守态度的播客拉拉队还是坚持己见。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场论战始于“博客网站”(Climateaudit.org)的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通过电子邮件他向NASA的科学家指出,从1999到2000年期间的气温数据有一个不正常的跌宕。“研究人员在核查时发现,原来是NASA把两套被错误假定为相匹配的数据混在了一起。在这些数据被纠正之后,其结

果是从2000年起每年的温度下降了华氏0.27℃,而早几年的下降幅度则要小一点。”也就是说,原先比1934年高0.02℃的1998年,现在反而低了0.04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的数字表明,美国10个最暖年头中有4个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在较近的这几年。这在那些批评是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人们中引起一片哗然。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保守派电台访谈节目主持人拉什·林伯(Rush Limbaugh)根据修正版报告推断,气候变暖是某些无所事事的科学家们所搞的一场骗局。林伯在他的节目上说:“有人为杜撰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数据。这些数据出自NASA,出自记录了虚假

数据的科学界。”

引发这场论战的播客麦金太尔住在加拿大。他家乡的《多伦多星报》以大字标题报道:“NASA因气候变化数据失实而颜面扫地”。麦金太尔说:“他们对此反应相当快,有些人一定为此感到不愉快。”

尽管如此,麦金太尔仍称自己只是发现了“一个微小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洛杉矶时报》引用NASA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气候学家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的话指出,重新排列数据并不影响全球变暖的记录,1998年仍然作为记录上最热的年份而与2005年相关联。他说:“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数据显示,最近5~10年是这个世纪最



1935年4月1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30年代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天气,被称为“黑色星期天”

热的时期,这一点毫无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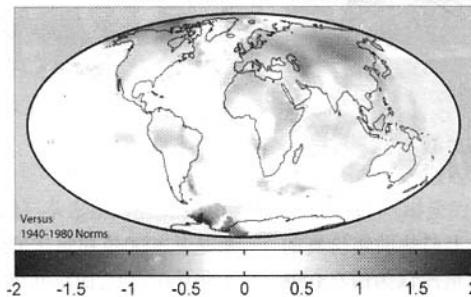
对数据变动的主要批评目标之一的NASA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而言,他是一位被频繁引用其观点的气候变化专家。汉森博士在自己的网站上解释了数据变动的理由:“这个瑕疵到底造成了多大误差呢?对美国2000年以来平均温度的影响大约是华氏0.15℃。这点变动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没有什么影响。有些人有意误导公众,使他们相信这些改变大于其实际意义,他们的目的是小题大作。”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的证据还在继续增加。英国《卫报》引用了一项由东安格利亚大学研究人员所做的最新研究报道,“一些气候变化的提示点可能比以前所想象的要更近些。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破坏已经不可逆转,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研究人员在将有关提示点的研究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所存在的危险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所预测的要大得多。

阿拉巴马大学首席研究员罗伊·斯宾塞(Roy Spencer)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远远没有。他承认自己“怀疑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人为的这一主张。”斯宾塞博士在TCSDaily.com网站上的播客日志中写道:“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全球气候变暖的争论现在已从一个小冲突升级为一场劳师动众的论战。在过去大约1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不再“闭门造车”,并承认他们对整个全球气候变暖这件事也产生了一些怀疑。”

## 不易构建的地球气候数学模型

1995–2004 年平均温度



余家驹 / 编译

最近,“科学”一词成了一个时髦的新名词。当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学会于1660年(应为1662年—译注)在伦敦成立之初,其研究范围主要是自然哲学领域。但随着19世纪自然哲学家在人数、能力和影响上的增长,自然科学与哲学开始分道扬镳了。

然而,就各自在皇家学会会刊《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发表的文章看,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却一直存在着。在最近一期所发表的一组关于气候模型科学的专题文章中,部分内容是对18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贝斯(Thomas Bayes)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引发的争论。

贝斯是对概率论与统计学的最初发展产生过主要影响的两人中的一位,另一位是法国的布勒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不过,帕斯卡的理论浅显易懂,而贝斯的理论至今

仍令人难以捉摸。

帕斯卡观察世界用的是赌徒常用的方法,即每掷出一次“骰子”与前一次没有关联;而贝斯的方法却考虑到经验的积累,并能以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事先假定的方式把这种积累整合到统计模型中去。如关于明天天气的一个好的假定就是它与今天的天气差不多。然而,关于后天天气的假定则会根据明天天气的情况再进行调整。

人们在心理上往往倾向于接受贝斯的方法,以至到了常常造成错误连接的地步。正是这种错误连接的风险,又成了科学家们喜爱帕斯卡观察世界方法的理由,尽管帕斯卡的方法近乎是客观的。但是,当模型建立起来后,其中几乎又不

